

基于老年人空间行为分析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识别研究

——以南京市锁三社区为例

陈笑辛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2日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和居家社区养老需求增长的背景下, 准确识别老年人的真实需求, 是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精准性和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的关键。本文以南京市锁三社区为例, 引入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采用实地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方法, 从老年人日常出行、近宅停留、熟人交往、健康活动和需求表达等空间行为入手, 分析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 老年群体的需求并不完全通过正式申请或问卷表达, 而是隐含于路径选择、近宅停留、熟人交往和需求表达等日常生活实践中, 主要表现为行动支持、日间陪伴、情感支持、健康照护和社会参与需求。基于此, 本文提出构建空间行为观察、需求分类识别、邻里互助和反馈评估更新的空间-服务协同机制, 以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和回应性。

关键词

社区养老服务, 空间行为, 日常生活实践, 社区治理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Needs Based on the Spatial Behavior Analysis of the Elderly

—A Case Study of Suosan Community in Nanjing

Xiaoxin Chen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y 1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2, 2026

文章引用: 陈笑辛. 基于老年人空间行为分析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识别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410-417.

DOI: 10.12677/ar.2026.139674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home- and community-based elder care,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real needs of elderly people is key to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of community elder care servi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lder-friendly communities. Taking Suosan Community in Nan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and adopts field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s. Starting from elderly people's spatial behaviors such as daily travel, nearby residence stay, interactions with acquaintances, health activities, and expression of needs, it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elder care service demand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not fully expressed through formal applications or questionnaires but are implicit in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such as route choices, nearby residence stays, interactions with acquaintances, and expressions of needs, mainly manifesting as demands for mobility support, daytime companionship, emotional support, health ca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constructing a space-servi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rough spatial behavior observation, demand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neighborhood mutual assistance, and feedback evaluation and updating,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precision, and responsiveness of community elder care services.

Keywords

Community Eldercare Services, Spatial Behavior, Daily Life Practice, Community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已由单一的生活照料逐渐转向生活支持、健康照护、情感慰藉和社会参与等多维需求。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场域，逐渐成为承接养老服务、健康支持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单元。

当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普遍存在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突出问题，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养老服务设施使用率偏低，大量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问题根源之一在于社区空间规划与养老服务体系的脱节。近年来，围绕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不断丰富，但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养老模式[1]、服务设施配置[2] [3]、医养结合[4]、影响因素[5]及服务满意度[6]等方面，以由指标衡量的需求为主要对象，对尚未被老年人明确说出、也尚未进入正式服务系统的隐性需求关注不足。

基于此，本文以南京市锁三社区为例，引入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从城乡规划学的空间视角出发，采用实地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老年人的日常空间行为特征，将老年人的战术性实践视为评价社区适老规划战略和养老服务供给适配程度的重要依据，挖掘隐含于其中的养老服务需求，对传统需求识别方式进行补充和深化。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将现代城市空间视为一种被规划者、管理者、技术专家所设定的

“战略”空间，“战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性化的空间组织方式，它试图建立秩序、划分功能、规范行为。但是德塞图认为，日常生活并非被动接受制度安排和空间秩序的过程，普通人采取自发、灵活、隐蔽的实践，如行走、停留、挪用等方式来重新占有空间，即与“战略”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战术”[7][8]。

该理论引导我们将老年人视为具有经验、判断和行动能力的生活主体，而非单纯的养老服务接受者。老年人通过日常行走、停留、聊天等细微实践，不仅生产和重构社区空间也反映其多维需求。因此，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有助于突破单纯从服务项目供给角度理解养老需求的局限，将老年人的日常行为转化为识别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线索。

2.2. 分析框架

理解老年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社会机制，有助于社区养老服务从单纯增加设施和项目，转向支持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关系网络与空间实践。老年人的空间行为是身体能力、制度供给和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身体机能下降使老年人倾向于缩小活动半径并依赖近宅停留点；规划与服务供给难以覆盖就近休憩、偶遇交往和低门槛参与等细碎需求，促使老年人进行战术挪用；长期邻里关系、地方记忆使熟人网络成为一种关系性基础设施，承担了陪伴、信息交换、健康提醒和风险预警等非正式照护功能。

本文所称“日常生活实践”，是指老年人在社区生活中反复发生并具有稳定性的行动过程，包括出行、休憩、交往、参与活动、获取信息和寻求帮助等。这些实践既包含身体层面的行动安排，也包含社会关系和情感经验的持续建构。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日常生活实践－养老服务需求识别－空间－服务协同优化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规划设施、道路组织和服务项目被视为“战略”供给，老年人的绕行、停留、摆放座椅、固定交往等则被视为应对空间约束的“战术”实践。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3.1. 南京市锁三社区

南京锁三社区位于玄武区锁金村街道辖区内，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包括锁金三村、锁金村80号院、南林一村、南林二村四个小区。选择锁三社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该社区老年群体日常活动较为频繁，能够较为清晰地观察到老年人的生活实践。其次，社区中长期居住老人较多，邻里关系和熟人交往具有一定稳定性，有助于分析老年人日常交往中蕴含的情感支持、邻里互助和非正式照护需求。最后，锁三社区近年来持续开展邻里互动、健康服务、节气活动和校地共建等公共活动，具备一定的社区服务基础，适合进一步考察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生成方式及其识别机制。

3.2. 研究方法

为深入理解锁三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所折射的养老服务需求，本文采用实地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避免单一资料来源的片面性，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信度。

笔者于2026年5月9日~5月13日的上午(7:30~10:00)、下午(14:30~16:30)和晚上(18:00~20:00)等老年人活动较为集中的时间，对锁三社区展开实地观察。记录老年人活动路线、停留位置与时长、交往方式、活动类型等日常空间行为、社会交往实践及是否使用社区服务资源。

半结构化访谈的对象为锁三社区老年居民，样本在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年限、身体行动能力和家庭结构等方面保持差异性，访谈人数以资料饱和为原则，当后续访谈中不再出现新的重要信息时，即可认为资料基本达到饱和，最终访谈老年居民20人(L01-L20)。具体样本构成为男性9人、女性11人；60~69岁9人、70~79岁9人、80岁及以上2人；在社区居住20年以上4人；独居或空巢老人5人；行动能力较弱老人1人；经常参与社区活动老人8人。

4. 锁三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实践特征

4.1. 高频重复的生活出行实践

与年轻群体相比,老年人的活动半径相对有限,日常活动主要集中在若干相对固定的生活节点之间。上午时段,部分老年人从居住楼栋出发,经由社区内部道路前往菜场、便民商业点等;下午和傍晚时段则更多围绕楼前空地、社区道路边缘及公共活动场地周边散步、短暂停留和邻里交往。多位老年居民在访谈中提到,日常出行通常会选择“走惯了的路”“比较平的路”“车少一点的路”。

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看,老年人的绕行、避让和路径选择是其面对规划“战略”时,基于身体能力、风险感知和生活经验形成的日常“战术”。距离较短、坡度较缓、遮荫条件较好、熟人相遇概率较高的道路,更容易成为老年人日常通行的主要路线,而路面不平、车辆停放较多、缺乏照明或存在高差障碍的路段,即使在空间距离上更近,也可能被老年人有意识地回避。

4.2. 近宅停留与日间休憩实践

实地观察发现,老年人的停留空间往往集中在楼栋出入口、楼前空地、树荫下、道路转角、长椅周边以及公共活动场地边缘等位置,部分老人会自带小凳、移动座椅到相对熟悉和方便到达的地点停留、聊天或休息。这些停留空间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距离居住单元较近,方便老年人随时到达和返回;二是具有一定的安全感和可见性,便于观察社区动态、获取信息;三是具备遮荫、避风、座椅等基本条件;四是容易遇到熟人,具有较强的社交触发功能。

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挪用”,规划“战略”将楼栋入口界定为通行空间,而老年人通过摆放座椅、重复停留的“战术”,赋予其休憩、交往和信息交换功能,形成自发停留点。

4.3. 熟人交往和邻里互助实践

上午和傍晚时段,部分老年人会在固定地点形成相对稳定的聊天圈、休憩圈或活动圈,其交往方式不一定依赖正式组织的社区活动,而更多体现为日常性的相遇、问候、闲谈和陪伴。“大家平时都在这里坐,去别的地方反而不认识人。”(L14)“我每天出来都能碰到几个老邻居,说说话,时间也过得快。”(L09)老年人在聊天和相互陪伴中交换生活信息、了解社区事务、讨论身体状况,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定的相互照看关系,由此构成了一种关系性基础设施,它不依赖正式组织,却能够持续提供陪伴、信息传递和风险预警,弥补正式照护在时间和情感维度上的不足。

4.4. 地方依赖与心理安全实践

访谈中发现,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与长期居住经验、邻里关系和生活记忆密切相关。“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楼下这些地方都熟了,大家都坐在这里,现在还是习惯来这里。”(L02)一些老年人倾向于在居住楼栋周边或长期使用的公共节点活动,而不是前往距离稍远但设施相对完整的正式活动空间。这种地方依赖体现出老年人对熟悉环境和稳定生活秩序的心理需求。熟悉的路径、固定的座位、经常相遇的邻里以及可预期的日常秩序,共同构成了老年人的地方安全感和归属感,若忽视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熟人关系,可能导致服务供给与老人实际接受意愿之间出现偏差。

4.5. 日常参与与需求表达实践

锁三社区部分老人会参与社区组织的节气活动、健康服务、邻里互动等公共活动,也会在日常聊天中表达对社区服务、生活便利和公共事务的看法。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老人并不会主动将自己的困难概括为养老服务需求,而是以抱怨、闲谈或生活经验分享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微信群、线上通知和

电子问卷等方式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老人并不完全适用，部分老人的真实需求可能因此难以进入正式服务识别过程。

5. 基于空间行为的社区养老服务多维需求识别

5.1. 行动支持型需求

行动支持型需求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日常出行过程中。锁三社区部分老年人在出行时会主动避开车辆停放较多、路面不平或人流较复杂的路段，即使绕远也更愿意选择自己熟悉、平缓和安全感较强的路线。这种主动回避是老年人面对道路与停车秩序等规划“战略”时形成的战术性自我保护，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助行、安全保障与生活便利需求。

5.2. 日间陪伴型需求

日间陪伴型需求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近宅停留和休憩实践中。锁三社区中，部分老人并不一定主动参加正式社区活动，但会通过熟悉地点停留来等待熟人、观察社区动态、获取生活信息，并在短时间交往中获得陪伴感，楼下短暂停留可能是其一天中最主要的社会接触方式。这类行为反映出其日间陪伴、信息获取和低门槛社会参与需求，但目前的养老服务仅通过组织集中活动来满足陪伴需求，忽视了老年人对非正式、自发性陪伴的依赖，社区规划则缺乏对近宅型社交空间的系统性供给。

5.3. 情感支持型需求

情感支持型需求集中体现在老年人的熟人交往和邻里互助实践中。锁三社区作为单位制转型而来的老旧社区，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熟人社会网络，部分老人会在固定地点形成聊天圈、休憩圈或活动圈，老年人在日常闲谈中交换生活信息、讨论身体状况、了解社区事务，也通过问候和陪伴缓解孤独感。这种基于熟人关系的情感支持与非正式照护，比正式服务更加自然、及时、低成本，是老年人安全感与归属感的重要来源。

5.4. 健康照护型需求

观察和访谈发现，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老年人空间行为与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老年人在散步、休憩和聊天过程中，经常会谈及身体不适、就医经历、用药情况等内容；部分老人因担心身体突发状况，不敢独自远离家门；还有部分老人因社区缺乏康复设施，只能在道路边缘或空地上进行简单的锻炼。这些行为表明，老年人的健康照护需求具有长期性、预防性、日常性的特征。

5.5. 社会参与型需求

社会参与与需求表达型需求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邻里互动、公共事务和服务反馈的过程中。锁三社区部分老人会参与节气活动、健康服务、邻里互动等公共活动，也会在日常交往中表达对社区服务、生活便利和公共事务的看法。但当前社区缺乏专门的老年议事空间与志愿服务平台，老年人的意见难以有效传递，且社区活动多由工作人员主导，老年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6. 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识别的现实困境

6.1. 识别对象偏差

当前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识别往往更容易关注高龄、独居、空巢、失能、低保等具有明确标签的特殊老年群体。这类老人由于风险程度较高，通常会被纳入重点走访、帮扶或照护对象范围，因而其服务需

求较容易被社区发现和记录。事实上，许多老年人虽然并未达到失能或重点帮扶标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行动能力下降、社会交往减少、健康焦虑增加和情感陪伴不足等问题，其养老服务需求则容易被低估。

6.2. 识别方式偏差

在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调查中，问卷和集中登记是较为常见的识别方式，这类方式具有操作便利、信息规整和便于统计的优点，但也存在一定局限。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尤其是情感陪伴、邻里互助、心理安全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并不总能通过标准化问题完整表达。从锁三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看，许多需求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而非通过语言直接提出，如果社区只询问“是否需要服务”或“需要哪些项目”，部分老人可能会因不愿麻烦他人、表达能力有限或对服务内容不了解而回答“不需要”。

6.3. 识别内容偏差

社区养老服务在实际供给中，往往更重视助餐、助医、助洁、日间照料等具体服务项目，社区规划往往只关注老年活动中心、卫生服务站等正式设施的建设，这些服务具有明确内容和操作流程，也便于纳入社区工作考核。但忽视了对非正式交往空间的培育、对熟人网络与非正式照护资源的激活。这种重硬件而轻软件、重物质而轻精神的识别偏差，导致养老服务供给只能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

6.4. 识别机制偏差

随着基层治理数字化水平提升，微信群通知、线上问卷、电子平台和小程序反馈逐渐成为社区收集居民意见的重要方式。这些渠道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但对部分老年人而言却存在明显门槛。高龄老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老人以及数字能力较弱的老人，可能无法熟练使用线上工具，也可能因信息接收不及时而错过表达机会。此外，社区需求调查往往集中在某一时间节点进行，调查结束后缺少后续回访和动态更新，容易导致服务记录与老年人真实状态之间出现脱节。

7. 基于空间——服务协同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识别机制优化

7.1. 建立空间行为与健康照护联动观察机制

社区应建立面向日常生活过程的观察和记录机制，将老年人的生活实践转化为养老服务需求识别的重要依据。具体而言，由社区规划师、网格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巡查小组，社区规划师负责记录老年人的出行路径、停留节点、空间使用障碍，社区医生负责观察老年人的步态、精神状态等，识别潜在健康风险；网格员、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负责记录老年人的交往情况、服务使用情况与求助行为。建立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观察台账，可结合 GIS 技术绘制老年人空间活动动态热力图与健康风险分布图，直观呈现需求的空间聚集特征，将观察结果与“15 分钟养老服务生活圈”建设相结合，识别老年人在 15 分钟步行范围内的高频路径与服务缺口。

7.2. 建立基于空间活动特征的老年群体分类识别机制

根据老年人的活动半径、停留时长、交往频率等空间活动特征，将老年人初步划分为高龄失能型、空巢独居型、行动不便型、健康活跃型和低参与型等类型，并建立动态更新的“一人一档”数据库。高龄失能型老人需要健康监测、紧急救助和定期探访；空巢独居型老人需要情感陪伴、邻里互助和安全照看；行动不便型老人需要助行、陪医、代买代办等生活支持；健康活跃型则可以成为社区志愿服务和互助养

老的重要力量；低参与型老人虽然表面上需求不明显，但可能存在社会交往不足、心理孤独或信息获取困难等问题。

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特征，对接完整社区建设要求，匹配差异化的空间与服务供给。为轻度失能型老人优化社区慢行系统与无障碍设施；为独居空巢型老人打造近宅型社交空间与邻里互助点；为高龄失能型老人完善居家适老化改造与上门服务网络；为健康活跃型老人提供社区志愿服务与公共参与空间。

7.3. 建立熟人网络与邻里互助识别机制

通过微更新打造邻里互助空间节点。尊重老年人自发形成的停留与交往习惯，优先对楼栋出入口、楼前空地、树荫下等高频使用的非正式空间进行微改造，增设可移动座椅、遮雨棚、便民置物架、应急呼叫装置等设施，打造“楼栋互助点”、“楼前共享客厅”。避免大拆大建破坏原有熟人关系，通过空间优化提升邻里交往的便利性与舒适度。

将非正式照护纳入社区养老保障体系。通过日常观察与访谈，识别社区中热心公益、时间充裕的低龄健康老人，通过他们了解独居、高龄老人的日常状况与隐性需求。同时建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机制，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陪伴、代购、紧急帮扶等服务，服务时长可兑换未来的养老服务或社区空间使用权。社区规划应配套建设“时间银行”服务站与互助活动空间，形成“正式服务 + 非正式互助”的多元养老保障网络。

7.4. 建立参与式的需求表达与反馈机制

针对高龄、数字能力较弱老年人的表达习惯，采用城乡规划领域特有的参与式方法，搭建直观、便捷、面对面的需求表达渠道，让老年人能够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表达对空间与服务的需求，如入户访谈、楼栋座谈、社区活动现场交流、陪伴式步行访谈等。

引导老年人参与完整社区微更新方案讨论，使养老服务设施布局、慢行系统优化和公共空间改造更贴近日常使用经验。在社区公告栏、楼栋入口等老年人高频停留的位置，张贴空间改造方案的效果图与文字说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方案内容，收集老年人的修改意见。明确需求与建议的责任主体与办理时限，并通过公告栏、电话回访等方式及时反馈办理结果，增强其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7.5. 建立需求识别、服务转介与反馈评估闭环机制

社区应对识别出的需求进行分类整理，将其区分为生活支持、行动支持、健康照护、情感陪伴、社会参与和需求表达等类型，并根据紧急程度和服务难度确定优先顺序。成立由社区居委会、社区规划师、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共同组成的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工作小组，共享老年人需求数据、空间规划数据与养老服务数据。建立服务转介机制，根据不同需求连接工作小组相应主体。建立持续反馈机制，定期了解服务是否真正解决老年人的问题，通过持续反馈，推动养老服务由单点供给转向完整社区内的连续支持。

8. 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社区已成为承接老年人生活支持、健康照护、情感慰藉和社会参与需求的重要场域。本文的研究表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并非只存在于正式登记和服务申请之中，而是广泛嵌入老年人的日常空间行为，老年人通过绕行、避让、自带座椅、固定停留和熟人交往等“战术”实践，回应规划“战略”和标准化服务供给未能覆盖的细碎需求。以空间行为为切入点，可以识别传统问卷和项目化服务难以捕捉的隐性养老服务需求，也能够将非正式空间、熟人网络和关系性照护纳入社区养老服务分析。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锁三社区由单位制社区转型而来，长期居住老人较多、熟人网络较为稳定且具有一定社区服务基础，其空间行为与互助关系具有特殊性，研究结论在新建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乡村社区等不同类型社区中的适用性仍需进一步检验。未来可开展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和长周期的跟踪观察，并结合问卷调查、空间句法等定量方法，对隐性需求识别进行更大范围的验证。

参考文献

- [1] 李娟. 人工智能赋能的精准化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构建逻辑、实践困境与发展策略[J]. 北京社会科学, 2026(1): 94-104.
- [2] 王楠, 方遥, 孙冉, 等. 面向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优化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6(1): 90-98.
- [3] 成钢, 张琪, 何倩.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区养老设施规划的武汉探索[J]. 城市规划学刊, 2025(S2): 114-120.
- [4] 王绚. 中部地区老年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25, 45(8): 164-173.
- [5] 童磊, 王辉, 曹轶蓉, 等. 杭州市社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舒适度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25, 52(3): 300-311.
- [6] 孙兆阳.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使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6 至 2020 年数据的分析[J]. 社会发展研究, 2025, 12(2): 206-225+246.
- [7] 练玉春. 开启可能性——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6): 146-148.
- [8]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2): 177-199+245-246.